

特31

793

明朝紀事本末

自五十一
至五十一

明倫彙編

特31

709

物教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育博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官印

大禮議

男

際科
際辰
訂

武宗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帝即位帝與獻王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十皇子長孝宗敬皇帝次興獻王弘治七年甲寅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軫翼分已而獻

明倫彙編

卷之五十

一

類傳

類傳
屬紀事本末
冊三十
函九

第四卷

王薨帝受勅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有孤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燠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翼日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影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齋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影壽

至興邸帝迎詔國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符朝藩衛四月壬午帝辭興獻王園寢癸未發安陸辭帝母蔣妃嗚咽涕泗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毋輕言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帝以藩衛官校不隸有司恐爲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勅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獻禁行殿毋過奢丁卯禮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

良鄉帝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
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
部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
卽位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將校
貪緣監織權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死雜犯以下未
減有差丙午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戊申命禮官
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
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爲
據異議者卽奸諛當誅時有特對公車舉人張璉者

爲禮部侍郎王瓚同鄉士詣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
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瓚然之宣言於衆廷和謂瓚
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爲南京禮部侍郎而
以待讀學士汪俊代之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
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
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爲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
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
孝宗爲考興獻王及妃爲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侄
署名而令崇仁王考興獻王叔益王帝覽曰父母可

移易乎。其再議於是。延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興獻祀事。今雖以崇仁王上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爲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延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延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旣同。不可爲世。孝廟而上。稱祖

曾高。以次加稱。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六月。敕修武宗實錄。仍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七月。觀政進士張璠上大禮疏曰。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王妃爲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

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官中者。較然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

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當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悞朕。楊廷和

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爲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皇上聖孝出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於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濬盧瓊等復奏

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璫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難拘長子不得爲人後之說璫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宜乎又欲別廟興獻王於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於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張璫斥罰奏入俱命禮部議八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濬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於天理人

情之公斷不容以私意爲初政累也御史盧瓊給事
中史于光歷數張璉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
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宜將張璉戒諭不聽

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先是禮部具議聖母至京宜
由東安門入帝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復不從帝
斷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
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璉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
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
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駕儀奉

迎聖母禮部請用王妃儀仗迓之帝不從命錦衣衛
以母后駕儀往又命所司製太后法服以待至是聖
母至通州聞朝廷欲考孝宗志曰安得以我子爲人
之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寵榮獻王尊稱胡猶未定
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不止啓慈聖皇太后願
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冬十月上諭內閣楊廷和
蔣冕毛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爲天下君長父興獻王
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綴稱朕於罔極之
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

廷和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衷以申孝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必上順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聖之心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張璁乃復爲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異及尊崇墓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澤錄遺內閣及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璁乃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聰等阻之不得帝覽之留中不下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勅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續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意也壬午興獻后至自通州由大明中門入帝迎於闕內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兵部主事霍韜見張璁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璁議帝益爲之心動矣甲午楊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慈壽皇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

婚禮成慶宮闈加之可也。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上言以爲興獻王不宜稱考，廷和覽疏乃擢孟春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上言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禮處之，安乎？臣以爲當稱帝后而祀興獻於別廟，則大統之議所生之恩兼盡矣。乃出爲按察司僉事。浹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疑已，故出之。十二月除張璫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聽。至是廷和

璫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瑤語璫曰：慎之大禮說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說難我耳。璫怏怏而去。都御史

林俊致仕家居，廷和寓書於俊以定國是。俊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於孝故耳。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襲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爲工部尚書，俊力辭不聽。庚寅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

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孝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溷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將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毋與獻皇太后。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等上言。若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天下。內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諭旨。帝不聽。仍曰。宜遵懿旨。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因請斥璫不聽。

世宗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寧宮小房災。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况迫

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主事高尚賢。鄭佐相繼上言。鬱攸之災。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邇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

官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爲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追所生日。帝后。上慰慈闈。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母乃擬議之未定乎。臣愚謂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

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於慈聖，應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字加之，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具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二疏俱中沮，不果上。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冊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

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皇太后羣臣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_下古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_上鞭

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

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僑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各上言力爭不報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日與張璁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上言大禮并獻席書方獻夫議草疏日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

夫孝宗有武宗爲子矣，可復爲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璪建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爲是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辨者，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

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而爲之子乎？則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明矣。然則考典獻帝，母興國太后，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爲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

疏以聞，疏奏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

三年春正月，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為大禮辨，遍示羣臣，俊得之喜曰：違斯議者當斬也。於是吏部尚書喬宇率九卿上言：必以孝宗為考，而後大宗為不絕。俊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臺諫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以同產言也。皇上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張璁、霍韜、熊浹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

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其當從違可知矣。帝曰：更叅衆論議之。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章力論，以為當從衆議。上怒其朋言亂政，俱奪俸。修撰唐臯亦言：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帝謂臯模稜持兩可，亦奪俸。於是汪俊等更議於興獻帝與國太后，止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報。是時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議。其言與璁議合，帝益心動。乃

命取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王事桂萼張璠詣京
集議時霍韜居里中亦並召之興國太后千秋節
命婦各上箋覲賀宴賚倍常是月晦日昭聖皇太后
聖且先期有旨命婦免入朝賀朱泚馬鳴衡上言暫
免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
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竊謂此意若出太后其
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歿之感若出自聖意
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聖且嘉節而輟此盛
禮哉疏入帝怒命逮訊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

陳迨李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言馬鳴衡朱泚
不知太后懿旨輒有論列原其本心以爲議禮之初
太后輒不受朝人將謂陛下之心有所偏王而奸讒
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其禍有不可言爾今乃下之
詔獄加以嚴刑天下聞之將謂陛下以宮闈之故罪
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忠臣義士
且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帝怒其煩擾併
逮繫考訊大理卿鄭岳論救不報三月奉興獻帝
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

皇太后初帝召張璠等、都御史吳廷舉、恐璠至不變、初說請勅諸生及南京大臣、及耆德舊臣、各陳所見、以備采擇、璠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璠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冕、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乃命草詔、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翀等、御史朱實

昌等交章力諫、帝切責之、勅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為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勅曰、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今加稱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慕之情、禮部尚書汪俊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為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為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一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至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睿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時湛若水、石瑤、張翀、任洛、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江俊求去，上切責罷之。戶部侍郎胡瓚等上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上從之，併止璉等勿來。時璉等已抵

鳳陽矣。見邸報，勅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爲親之之辭也。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續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疏入，上命復召來京。蔣冕言於帝前曰：二人若來，必撲殺之。帝不問，而遣人趨使速來。遂降中旨，以書爲禮部尚書，給事中安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璉欲考本生，而邪說始起。自桂萼進席書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寢書新命，治

萼等奸罪、張漢卿等亦上言書督賑乖方、煮粥誤民、致死生民數萬、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亦上言書巧詐邪佞、私蓄議藁而不自進、陰託桂萼代奏于寵、而璉萼每造書所、必在暮夜、其爲陰類儉人無疑、乞加罷斥、召還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言汪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於書、而出自內降、耶乞同璉萼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

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主心、姑停建室、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承享、帝曰、朕承天命、祇奉宗祀、孝養聖母、皇考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黨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渺忽綱常、其奉先殿西室、亟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楠編修鄒守益俱上疏爭之、帝怒、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紳章僑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謫楠解州判官、守益廣德州判官、命內閣擬撰聖

母昭聖皇太后與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文帝遣司禮官傳諭欲於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上蔣冕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帝覽之遂於獻皇帝冊內加一孝字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于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章聖冊內加一聖字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詔曰朕躬膺天命嗣承

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典獻帝與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與國太后日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清是時張璠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執政忍爲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紊矣蔣冕求罷歸帝曰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旣而冕上言皇上恭

詣仁壽宮。加上尊號聖母昭聖皇太后。遽有懿旨。免命婦入賀。其故非臣等所知。又命書為禮部尚書。璵募復取來京。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宜追寢前命。不報。冕遂移疾乞去。帝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

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欲安獻皇帝主也。禮部侍郎吳一鵬、朱希周、郎中江必東、員外郎翁磐、主事彭黯等上言獻皇帝主在安陸廟中。神靈攸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之儀。不報。遣司禮監大監賴義、京山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

安陸。改題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迎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入大內者。况安陸乃啓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不報。霍韜將赴召。復上言。力辨二統之非。而席書在鳳陽亦上大禮考議。言諸臣講學不明。固執私意。且日斯禮也。廷臣耆舊自有知者。不敢犯衆。而璵等感激不平。力犯羣議。舉朝疾之如仇。甚可畏也。臣途窮矣。尚言此者。九廟神靈使之言耳。六月璵等至京。

復同上疏條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與獻爲正俱留中不下鴻臚寺少卿胡侍上言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帝怒其狂率出待爲潞州判官初張璪桂萼至京師廷臣欲捶擊之無一人與通璪萼稱疾不出數日後退朝班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入武定侯郭勳家勳喜約爲內助璪諫官交章攻擊以爲當與席書並正其罪章十餘上俱報聞給事中張璠取羣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璪等罪尚書趙鑑私語璠曰若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遂降中旨命桂萼張璪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璠鑑罪之璪萼獻夫各上疏辭不允吏部尚書喬宇上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願賜罷黜帝怒切責之宇遂求去從之修撰楊慎廷和子也率同官姚涑編修許成名崔桐簡討邊憲金臯等上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者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耻與萼等同列上罷其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吉

棠等亦爭之，俱下獄。外補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爲言，俱切責之。員外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璵、萼之議，畧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輕小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言雖出公室，實與儀禮相表裏，旣爲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秋七月，璵、萼旣拜新命，復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亦無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

斥爲人後者。四曰：武宗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入生父母。六曰：祖訓，臣稱天子爲伯叔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其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日：祖訓，皇后治內外事，無得干預。十一曰：皇上失行，壽安皇太后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曰：臺諫連名上疏，勢有所迫，皆條列禮官欺罔之罪，疏入，留中。何孟春爲論條辨，帝切責之。璵、萼復辭職，不許，乃就官。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閣，諭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

明朝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三十三
等力言不可。亡何帝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退，召百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册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孟春與尚書秦金、學士豐熙等及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

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帝朝罷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

潘希曾張九叙吳琪張瓚陳霑張縉蘇民余瓚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涑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鈺王相應良金臯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蕢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猳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炳凡十有六人余翺葉竒鄭本公楊樞劉穎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

鰲張日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獻李舜臣馬冕彭澤張賜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昌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廷鸞高登程且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德張懷翁磐李文中張深張鏗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陶

滋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葛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濬
黃加寶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
陳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峩詹潮胡
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駿白輟許路戴欽張儉劉
士奇祁勅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
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
人趙儒葉寬張子畏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總龐
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錡凡十有五人
母德純蔣同仁王瑋劉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
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
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諭退
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
毛紀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
諭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禮監錄
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
相世芳母德純等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
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
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

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己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上責之，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王相與王思裴紹宗毛玉胡瓊張日鞞楊淮張燦申良臧應奎牟瑜余禎安璽殷承叙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帝迎於闕內，奉謁奉先奉慈二殿。己乃奉於觀德

殿。上冊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是日復趣席書來京。南京祭酒崔銑以災異陳言，議禮一事，或擯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洸先為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為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洸為給事中，逮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張原王時柯於詔獄，復撲之。謫楊慎

王元正劉濟戎邊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南
寧伯毛良上言楊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
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千戶聶能遷百戶陳紀教
諭王价錄事錢子威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
留中不報八月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
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
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
寧時居憂里中亦上言與璵等合帝嘉之九月改
稱孝宗敬皇帝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初

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璵等力辨可否武
定侯郭勲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璵等言當書曰
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募璵及獻夫會公鶴
齡侯勲鸞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
兄終弟及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
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獻皇帝主別立禰室不入太
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孝宗爲皇
伯考昭聖爲皇伯母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安陸
松陵帝旣改名顯陵等諸陵矣及大禮旣定百戶隨

全請改遷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等上言。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帝命禮臣會多官集議。尚書席書等會公侯九卿諸廷臣上言。乞治全罪。帝曰。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璉等復上言。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洩。臣等敢不盡言。帝乃罷議。命顯陵祭如七陵。十二月評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王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惟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疏入。調外。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亦言之。留中不報。

四年春三月詔修獻皇帝實錄。夏四月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於太廟。帝命禮部集議尚書席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禮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張璉桂萼俱言不可璉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卽日當改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

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于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爲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爲席書會羣

臣復上議爭之。大學士費宏、石瑤、賈詠、尚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璫募乃謂書曰：觀德殿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遂上議，宜於皇城內擇地別立禰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親親，庶爲兩全。從之。六月作世廟，初席書上廟議，有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問其故。書對曰：我朝德祖比后稷，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以下，隨世而祧。獻皇帝與孝宗同世，親盡同祧。帝曰：別廟不與

祖宗序列，他日奉祧，藏於何所？何以伸朕世享之情。其再議之。書上言：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議。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世世不遷。伸朕孝思，乃命工部相地於太廟左環碧殿旁，立廟前殿後寢，一如太廟，而微殺其制。路由闕左門入，已而命定廟名曰世廟。禮科給事中楊言等上疏乞罷世室。畧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臣，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大統，無一可者不聽。十二月席書上

大禮集議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

五年夏六月獻皇帝實錄成秋七月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於奉先殿左工部尚書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諭大學士費宏等曰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

宏等乃乞勅禮工二部卜日營度給事中張嵩循道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舊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璵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

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璽勅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璽勅所引，俱大婚禮。今世廟告成，是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於奉主之後，祇謁觀德殿，則祖宗法守之益堅矣。璽勅曰：周天子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爲不可。因自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大學士石瑤上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大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亦未輕出入。而况后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師古，女禍時作，其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帝怒，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謁廟，必得上同行，以正斯禮。從之。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

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爲不可。因自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大學士石瑤上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大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亦未輕出入。而况后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師古，女禍時作，其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帝怒，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謁廟，必得上同行，以正斯禮。從之。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

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歲暮之際難於次日舉行禮部復請歲暮權與太廟同日帝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

六年春正月諭修典禮全書張璠纂要畧二卷以進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爲綱事關大禮者必書備載聖裁乃輯爲

要畧以獻帝命付史館纂述費宏等定議世廟樂舞止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帝諭輔臣再議大學士楊一清賈誼翟鑾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治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昭德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爲缺典張璠獨上言王制有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爲天子尊獻皇爲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爲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

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僧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帝從之。

七年夏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追奪議禮諸臣官、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爲禮部、仍注邪議、

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任、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原籍爲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寬、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戍爲民者、不問、爾禮部、揭示承

天門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秋七月，加上皇考聖母尊號。皇考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聖母爲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言：詩十月之交，刺無良也。意者陛下以議禮之故，亟用張璪皇父專權，致召天變。則所議者不爲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疏入，帝怒其疏未有引用茅焦語，謫鎮海衛。與楊慎等永遠不宥。死戍所。

十五年冬十月，更世廟爲獻皇帝廟。帝諭禮部尚書

夏言曰：朕思皇考廟名似大不安。太宗百世不遷，故名世室。恐皇考亦敦讓太宗，宜別擬議。且世字來者，或用作宗號。今施於皇考，徒擁虛名。可會郭勳李時議之。旣而又諭曰：皇考廟止稱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於是夏言上言：禮惟有功德者別立廟祀，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文武世室是也。皇考獻皇帝，雖篤生皇上，比跡契稷，而前有文皇，旣稱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爲世宗。理宜虛矣。今欽定獻皇帝廟，庶幾明祀正，而公議定。帝從之，命以所議

付史館。十二月九廟成，獻皇帝廟止，修時祀，以避豐禰之嫌。

十七年五月，議集明堂秋饗禮。先是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不祀太廟。于是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視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褻體統。下禮部議。坊，熙子也。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園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園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

明堂秋饗之禮，卽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為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王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庸有所弗寧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為過情，何在。

爲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曹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爲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者。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于太廟。顧今日乃惑於豐坊耶。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禮爲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大怒。

下曹錦衣獄出爲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饗歲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帝嘉納之。秋七月議祔皇考於太廟初帝因嚴嵩請旣勅禮部議又諭嵩曰太宗靖難功與開創同當稱祖以別之。嵩遂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皇考親孝宗弟臣謂

宜奉皇考於孝宗之廟。我太祖卽位，仁祖雖自布衣，必饗天子之祀。皇考顧獨闕焉。聖心必有所不安。又曰：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定鼎持危，功莫大焉，尊稱爲祖，聖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異議。時張孚敬死已六年矣。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癸未，祔皇考於太廟。辛卯，大饗上帝於玄極殿，奉睿宗配享。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時久暘不雨，是日初昏。

陰雨驟至，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須臾燬其三。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惟獻廟獨存。

二十四年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

穆宗隆慶元年春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入廟稱宗，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爲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宗諸帝並列，雖親爲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武宗，而今乃設位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爲未合。故先帝於

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下廷臣議。求至當以妥獻皇之靈。以光先帝大孝。章下所司。格不行。

谷應泰曰。孝宗仁聖。麟趾不蕃。武廟盤游。前星失耀。再世衰微。古今至變也。當是時。重繼嗣者。私恩重。承統者。大義而。世宗以臣紹君。以弟承兄。敷天臣民。誰忍孝宗之嗣。一傳卒。斬者。旣已

斬焉。則忠臣義士。不能復續。求其同氣之近者。立之。統在嗣亦在矣。所以武宗遺詔。不敢子視。世廟也。旣已兄稱武廟。因欲併考孝宗。則孝以無孫反。因得子於義。爲誣稱子。逼武二統。嫌孝於理亦礙。况父子至親。豈可隔世軼代。妄相附屬。比之定陶濮王。生視寢膳。死視歛含。曾有鞠養之恩。蚤定父子之分者。迥相判也。旣不考孝。卽考與獻。天下有無父之人乎。漢宣不皇其父。未嘗不考。皇孫光武不皇其父。未嘗不考。南頓

既考興獻卽當皇興獻天下有子爲天子父爲
列侯者乎據稱兵逆父遂不敢皇猶之舜不王
稷禹不王鯀也興獻以肇胤啓聖儼然皇焉亦
猶之周王王季周王文王也湯不王商癸而周
王王季光武不王南頓而世宗王興獻踵事增
華禮以義起孝子之至也所疑者考興獻則疑
於無孝宗皇興獻則疑於躋武宗憑几彌留奉
迓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欲召興獻而
亂其統此舉朝所以沸騰百官所以號泣也不

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
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懿文太子亦得爲
康皇帝英宗斥郕王然亦稱景泰帝不入廟則
地不偏不稱宗則名不嫌親近則尊親盡則祧
辟之遙除之官追贈之號曲體罔極之私情無
預朝廷之名器乃世宗尊爲天子必欲使之不
王其父興獻爲天子父必欲與之共臣其子此
則議禮諸臣之過也至於觀德殿足矣必欲遷
近太廟與之同門獻皇帝足矣必欲削去興獻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五○十○終
崇○加○徽○號○見○太○后○於○世○廟○著○獻○皇○之○實○錄○折○衷○
禮○經○毋○乃○不○倫○與○國○皇○太○后○聖○旦○則○宴○賚○有○加○
昭○聖○皇○太○后○千○秋○卽○傳○免○朝○賀○傳○聞○垂○異○存○歿○
傷○心○卒○之○不○加○宗○不○入○廟○殺○徽○稱○止○遷○葬○則○亦○
聰○蕓○有○功○於○存○統○也○若○夫○廷○和○等○之○伏○闕○呼○號○
甚○於○牽○裾○折○檻○世○宗○之○疾○威○杖○戍○竟○同○元○祐○黨○
人○大○禮○未○成○大○獄○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譏○焉○而○
廷○和○戮○及○身○後○楊○慎○謫○死○貶○所○濮○議○諸○臣○旋○蒙○
賜○還○興○國○之○獄○無○復○金○雞○此○則○世○宗○乏○錫○類○之○
仁○亦○聰○蕓○諸○人○無○休○休○之○量○也○至○於○豐○坊○倡○議○
嚴○嵩○附○和○嚴○父○之○說○興○睿○宗○之○號○進○孝○宗○幾○疑○
逼○宮○武○廟○嫌○躋○新○鬼○以○明○察○始○以○豐○禰○終○蓋○豐○
坊○固○子○政○之○劉○歆○分○宜○實○議○禮○之○林○甫○善○作○者○
不○必○善○成○惜○乎○不○令○張○孚○敬○見○也○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五十終

月月已事本末

卷五十一

四十一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辰

訂

更定祀典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洪武初
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分祭天地於南
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
歲從夏至則祀地於方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

德祖而下。四代各爲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十年。水旱不時。多災異。太祖曰。天地猶父母也。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乃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列朝仍之。至是給事中夏言上言。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卽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至於一祖二宗之配。

享諸壇之從事。不於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入上方。以大禮恚羣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夏四月。廷臣集議郊祀典禮。先是夏言疏見納。詹事霍韜嫉之。上言分郊爲紊朝政。亂祖制。帝置不問。韜復爲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周禮爲王莽僞書。宋儒議論皆爲夢語。東西郊之說起。自是而九廟亦可更矣。言飛章并其書上之。帝怒下韜獄。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

典諸書以明我朝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畧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圜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至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命卽舊址爲壇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太宗遷都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於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

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圜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兆天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

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南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疏入下禮臣議贊善蔡昂脩撰倫以訓姚涑祭酒許詔學士張潮編脩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纘皆以合祀爲宜而涑言猶切夏言復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於郊以文王配帝於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天於園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所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鉉編脩

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璠董玘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編脩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爲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勳詹事霍韜魏校編脩徐階郎中李默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爲非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於是張璠雜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

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未當。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詹事霍韜亦上言。前王合祀非是。帝不問。尋復韜職。五月初建四郊。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園丘於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於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秋七月。罷姚廣孝配享太廟。移祀於大興隆寺。從禮部尚書李時之請也。罷列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於京師。初立文華殿聖師之祭。奉皇帝伏羲氏神。

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奠禮。冬十月。正孔子祀典。易木主。及釐正從祀諸賢。洪武初。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畧曰。世之言禮者。皆出於孔子。不以禮祀孔子。褻祀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意矣。

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菴。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燂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蕪代之。非簡乎。古者郊廟祭饗。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

州惟配顏子。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世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輕重。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漢魏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

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得行之可乎。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更僕不可盡。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

淪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瀟安遠知縣。不果用。天順間。林鶚知蘓州。時蘓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疑之。鶚曰。此土耳其豈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

賢皆爲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至是上因纂祀典議成。論大學士張璠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次纂入。璠因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未有得其正者。臣謹採今昔儒臣議。上聖明垂覽。以爲百世永遵之典。一謚號。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聖公。唐玄宗追謚爲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平帝始封謚。蓋新莽以文其好也。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

者。春秋列國僭王則黜之。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布政夏寅曰。唐元宗開元。旣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不得而缺。豈可以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程乎。祭酒丘濬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至開元加以文。文者經天緯地者也。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不過聖善周聞。

而已。何足爲聖人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未聞有喻言者。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於至聖文宣王之上。於聖德無謂也。一章服。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曰。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洪武間。創南京大學。止用神主。不設像。今國子監有設像者。仍元之舊也。丘濬

曰。塑像之設。自佛教入中國始。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化其道而爲之。長短豐瘠。郡異縣殊。非神而明之之道也。一籩豆樂舞。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八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簠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祭酒章懋及夏寅皆非之。以爲十二籩豆八佾。惟太學可行。天子所自祭也。

郡縣皆行之。祭禮僭矣。夫孔子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自蹈非禮之祀哉。一配享。唐貞觀間始詔顏回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次。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何以安。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杞國公顏無由萊蕪侯曾黜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嚮。弘治時謝鐸程敏政俱是之。敏政又以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請珦不附王安石新法。松不附秦檜和議。其歷官行已足述也。一從祀。程敏政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七人從祀孔子廟庭，而并及馬融等。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髡徙朔方，又爲梁冀草奏殺李固，作西第頌美之。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所著洪範五行傳，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附會圖讖。

月月已事本天

致通顯不脩小節蓋左道亂正之人也王弼何晏倡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守多不法何武劾之而免及爲博士毀武於朝子賓客爲盜繫獄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武謝王肅仕魏封蘭陵侯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爲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濟其惡杜預守襄陽數饋遺洛中貴要伐吳因斫瘦之議盡殺江

陵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皆當罷黜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融等不過訓詁釋章句而已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明聖學也臣愚乞罷戴聖等八人祀鄭衆等五人祀於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禮記賴以傳乞

加封爵與左丘明等。至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者，顏回而下六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朝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甚無謂。且公伯寮乃聖門之蠹，而孔子稱瑗爲夫子，家語史記、林放俱不在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字畫相近之誤。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等五人宜

罷其祀，而瑗、放者各祀於其鄉。又洪武三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楊雄，進董仲舒。高皇帝納其言行之。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宜并况黜之。其尚可議者，則隋之王通、宋之胡瑗也。先儒以通爲僭經，而瑗亦少論著。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朱子小學書亦脩載瑗事，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亦宜加封爵，使得從祀學官。臣按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採而弘治初，禮官沮格不行。

同時謝鐸請祀楊時罷吳澄舉人桂萼亦請祀蔡元定以爲律呂大衍諸書俱有功於性理又授其子皇極範數此亦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所著本論有翊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孔子五百餘年而得韓愈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夫韓愈旣以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疏入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脩徐階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爲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子像祀孔子衮冕章服顯然王

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履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官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籩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夔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疏不懌出階爲延平府推官帝乃自著正孔子祀典說頒賜羣臣璵復爲孔子祀典或問上之上嘉焉衆議乃定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

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棖申黨一人存棖
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苟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玄盧
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
脩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而別祀啓聖
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
元定從祀焉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十一月己酉
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圓丘祀器金爐玉爵錦
幕圭璧及鐘磬賁鼓諸樂器旣成陳於文華殿召大

學士張璫閱視是日帝親祀於圜丘奉太祖西向配
各騂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
夜各騂牛一恒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
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於庶官布寬恤於
小民大學士張璫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疏請舉祀
郊禘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禘孔子之
生亦禱於尼山大雅旣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
萬年永錫祚胤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
皆祖考之錫福也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

嗣續之誠告於太廟世廟以祈祖考之祐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黜壇監禮使

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各祭於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於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脩憲宗將祔用禮官儀祔懿祖孝宗祔祔熙祖武宗祔祔仁祖

獨德祖不祔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而庶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於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邪論勿惑卽會李時議上或洛夏言以助之孚敬唯唯如諭議聞帝從之乃命祠官於廟中設轡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逶遷就室各南

向特享之始退德祖於祧殿不復預時享矣。祈穀於大祀殿初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於大祀殿祭皇天上帝用騂犢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祖太宗配享夏言建議二郊奉太祖配祈穀奉太宗配張孚敬以爲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帝謂羣臣違君悖禮切責之乃命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郊專奉太祖焉已而驚蟄始祈穀命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帝旣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乃命輔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

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爲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下以德祖爲始祖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爲大禘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祖德乎身爲始祖而又爲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則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愚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

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幻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李承勛等皆以爲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已而帝竟從言議、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大廟、凡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始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帝又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於郊兆、傍爲壇、孟夏後雩祭、帝謂孟春上辛旣

行祥穀禮、若春夏兩暘、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祀、秋報禮、姑寢不舉、二月庚辰初朝日、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於東郊、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三月建大神殿於南郊、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奉上帝神牌、圜丘上配以太祖、旣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以藏之、帝又念舊存齋宮、在圜丘北、是踞視圜丘也、欲改建於丘之東南、夏言言向者大神殿之建、乃陛下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宮、圜丘之傍、似於古人掃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

以來並無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摠精詳豈今偶未之思耶伏望齋宮寢建以仰荅太靈帝報可遂建土穀祇先蠶壇於西苑初議皇后親蠶於北郊自夏言首發之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於神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焉五月壬子初有事於北郊是日夏至帝祀地於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

爲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二各太牢一八月癸未初夕月祭於西郊如朝日祭東郊十一年夏四月初營九廟帝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禮部尚書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羣廟不決而退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帝悅下禮臣議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官內

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官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爲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大釐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太廟南近官墻東邇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卽盡門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嵬然而羣廟湫溢於義未安卽使廟成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列羣廟而奠獻之日亦

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據而強爲之說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蓋昭穆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也帝曰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卽會官相度地勢奏聞於是

言惶懼謝罪、請先詣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以聞、帝從之、乃撤故廟、改建新宮、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成、祖廟在六廟之上、諸廟合爲都宮、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寢後、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

十三年三月、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啓聖分奠、用酒脯、已視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六月、南京

太廟災、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陛下建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也、帝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焉、時祀并入南京奉先殿、蓋失鎬洛遺意矣、

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額、謂陛下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爲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爲

昭穆第二廟、孝宗武宗爲昭穆第三廟、則萬世不刊之制也、帝從之、

十五年二月、纂脩祀儀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禘祫、先師先農諸祀、悉爲分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歌、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未附諸王表箋羣臣疏頌、於是侍讀學士廖道南撰禋頌九章以獻、五月建慈慶慈寧宮、黜禁中佛像、時帝欲除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議、僉以爲可、帝卽命撤之、召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

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俱命銷毀、其几案懸鍍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六月、勅祀姜源后稷於武功、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夏言擬程頤議爲請也、十二月、九廟成、詔天下帝乃定五年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禘於太廟、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

十七年秋九月、奉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

為睿宗配上帝

詳大禮議

十一月薦大號於天改昊天

上帝稱皇天上帝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

詳大禮議

二十四年夏六月撤元世祖廟祀及其侑饗木黎華

等五人從給事中陳棊議也秋七月太廟成復同

堂異室之制

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

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

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谷應泰曰漢制近古然禮制缺焉唐祖李聃宋

祀靈應禮官式微愈彰誣襲明初宋濂諸臣講

禮戎行頗多釐正高祖喜簡易不見採擇豈禮

樂必百年後興歟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

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慨然有更定制作之思

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

禮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

正月享太廟議祧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朝日禮

建土穀先蠶壇五月有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

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奠禮。十四年二月建九廟。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饗禮。九月祔獻皇帝加虞宗。配祀上帝。嗚呼盛哉。至尊莫大於天地。至親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莫大於土穀。尊天地故有郊社。郊壇於南。社壇於北。本其氣也。日月風雷。山海嶽瀆。隨焉從。其類也。配以太祖。明受命也。秋復饗於玄極殿。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告成功也。晚易虞宗。昵於私已。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七。太祖三昭。

三穆也。文世室。一別祀成祖。不敢祧也。立春特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禘。萃渙也。五年一禘。設皇初祖主。配於太祖。追本報遠也。德祖祧矣。禘宜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者也。黜德祖。若羣帝。然嫌高帝已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始也。王拜於帝。僭已稱先師禮也。廟祀設像。自唐開元始也。其藝已甚。易木主禮也。八佾十二豆。籩。自宋徽宗始也。祭用生祿。太學仍之。郡國減等禮也。帝釋奠舞。

六佾。謬已。從祀四聖七十二賢矣。曾點顏路退
食廡下。子先父食。改附啓聖禮也。刪申黨。黜公
伯寮等十三人。改蘧瑗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
考証班班。勿僭勿黷。禮也。養天下。故祀土穀。祈
穀於太祀殿。用人道也。配以太祖太宗。有天下
之主也。遷蠶室於西苑。申內禁也。土穀壇亦遷
焉。非其類已。帝採稽典聞。精思禋祀。進退羣心。
斟酌美備。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

明朝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